七日談（北京篇）

為什麼冬日裏走進南京校園

葉 梅

記得那年為撰寫長篇報告文學「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建造始末」，採訪了一批科學家，而在採訪中，總有一些科學家不約而同地談到科技的未來以及當代青少年的培養。中國工程院院士葉銘漢先生在接受我的採訪時，開口就問，「現在的孩子們怎麼樣？」

這讓我很吃驚，我本來是想向這位老科學家請教關於「對撞機」，但沒想到他最為關心的是當代的孩子們。接下來的採訪中，有好些科學家都談到類似的話題，我一直印象極深，就想着有機會應該給孩子們講一講這些故事。所幸後來北京少年兒童出版社找到我，約我給孩子們寫一部帶有科普知識的兒童文學小說，於是在其後的幾年裏，我先後寫了兒童小說《北斗牽着我的手》、《天眼帶我看宇宙》，意外受到各地孩子們的歡迎。他們的老師和學校邀約我走進校園，與孩子們作進一步的交流，我們相互提問，相談甚歡。

這個冬日，我來到南京，六朝博物館附近街道上的梧桐樹落葉繽紛，但在一陣陣帶着寒意的北風中，那些粗壯的樹幹依然紋絲不動。另外一些街道旁的銀杏樹葉變得一片金黃，為這座城市鍍上了一層暖意。大江東流，日復一日，有多少悲愴，多少滄桑，又有多少新生和希望，都在這熙熙攘攘如長河一般的人潮之中，代代相傳。

在一雙雙天真無邪的目光注視下，我給孩子們講述那些科學家的故事。先前提到的葉銘漢院士是一位看起來性情溫和、但卻風骨錚錚的人。在我國首部大科學裝置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（BEPC）工程建造的那些年裏，他擔任高能物理研究所的所長，首當其責，但在我採訪他時，他卻談的全都是別人。

葉銘漢院士出生於上海，叔父葉企孫是我國第一代物理學家、教育家，一代宗師，創建了清華大學物理系和理學院，建設了北大物理系的磁學研究室，培養了一大批中國最為優秀的物理學家。葉銘漢先生家風節儉勤勉，說他家兄弟姐妹七個，小時候都是家裏有什麼吃什麼，吃得很簡單，不像現在的父母，總要問孩子你要吃什麼？「我母親從來沒問過這個。筷子頭上出逆子。」葉院士若有所思地說，他的母親常說這句話。

葉院士說他小時候成績不好，算術不及格，那時候數學老師也講不清楚，使得同學對算術都很害怕，沒興趣。他是從初中二年級，成績才漸漸好起來的。他說，現在的人說什麼不要輸在起跑線，其實沒有這個道理的。因為每個人的智力發展都不一樣，有的快，有的就慢。學校一分重點非重點、快慢班，好多孩子就被拋在一邊了。

葉銘漢先生從小就崇拜叔父葉企孫，念完高中二年級，叔父叫他到內陸去，他離開了上海，長途跋涉到了重慶，在那裏高中畢業。一九四四年夏從重慶考進了昆明西南聯大土木系，一九四九年考入清華大學研究院作為碩士研究生，導師是錢三強。

葉院士擔任過高能粒子探測器等一系列重要科研項目的研製。一九八二年參加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總體設計，主持北京譜儀的設計和預製研究、工程設計、部件加工。

就是這樣一位科學家，葉企孫的侄子，李政道的同學，錢三強的弟子，說到國家民族時激情滿懷，而當別人提起他個人的科研成果時卻雲淡風輕。我的長篇報告文學《大對撞》完稿之後，由中國科學院傳播局請了幾位科學家審讀，其中就有葉銘漢先生。後來我看到他審讀後的書稿時，又驚訝又感動。葉院士在書稿的兩側貼了很多紙條，上面寫滿了他的批註，他對書中涉及到的高能物理領域的專業術語進行了認真校正，也對相關的人和事進行了核實，非常嚴謹細緻。在書中，我也有對葉院士所取得的成果有一些表述，而葉院士將其中一句「葉銘漢先生也是有很多著述的」，改為「葉銘漢先生也是有一些著述的」。

我在校園裏，問孩子們是否理解為什麼葉院士要把「很多」改為「一些」？孩子們毫不猶豫地說，那是因為這位老科學家的謙虛。我說是的，我曾捧着那部書稿對葉院士說，您的審讀給了我很大的幫助，您的寶貴意見我都接受，但唯獨這一改動我不能同意，因為您確實是有很多著述的呀。

孩子們會心地笑了起來。

那天走進南京曉莊小學，上到四樓多功能廳的樓道旁，貼着著名教育家陶行知的一些金句：「千教萬教，教人求真；千學萬學，學做真人」「生活即教育，社會即學校」……這所曉莊小學正是陶行知一九二七年三月創辦的，當年他帶着一群青年師生，親手刨土、壘牆、蓋屋，創辦了中國近代教育史上具革命性的「曉莊試驗鄉村師範學校」，後衍生出曉莊小學。

曉莊當時是一片貧瘠的鄉村，如今在原址上重建的曉莊小學綠樹成蔭，鮮花盛開，是為南京市園林式校園。冬日的陽光下，孩子們在操場上歡跳着，陶行知「捧着一顆心來，不帶半根草去」，跨越時代，影響着今天校園裏的一代代師生。

在南京自在城小學，我們和孩子們一起吃了學校的食堂餐，那是學校食堂的大師傅們親手做的，紅燒獅子頭、清筍炒蝦仁、炒青菜、牛尾蘿蔔湯，白米飯，老師說，這是學校普通的一餐，三菜一湯，沒有放味精。

在另一所方興小學的校園門前，立着一塊大石頭，上刻中國書協主席孫曉雲的題字：「芳心報國，文韜武略」。教導主任把我們領到學校的「國防教育館」前，一群孩子正在那裏列隊培訓，教導主任說，「世界不太平，要讓我們的孩子從小就應懂得文韜武略，保家衛國。」

走進南京的一些小學校園，我與孩子們交流的話題是「奮進吧，科學少年」，孩子們會提出各種有關科技和未來的話題，我們一起探討，尋找答案。而每當交流結束時，總會有孩子問：「你什麼時候再來？」

我說還會再來的，因為科學家的故事還有很多很多，我們會接着往下講。

◀江蘇南京，航拍東南大學四牌樓校區梧桐大道。 中新社

與一場雪對飲（下）

如是我見

王成偉

我所在的南方城市此刻並未下雪，定居武漢的同鄉作家祿哥分享來武當山金頂一位道士拍來的雪景，厚重、沉靜，把猩紅的宮牆和瓦黑的飛簷渲染出一片深遠浩大的氣象。這才是一場雪該有的樣子。我們該有多久沒見到一場像樣的雪。尤其我所在的這座城，多年來，每年只在最冷的時候象徵性下一場雪，雪粒細小就算了，才飄到半空就化了，敷衍吝嗇至極。想看一場雪，唯有把視線轉向中原，望向北方。

不認識那位道士，也不知道他是哪裏人。我猜想，已在我家鄉的這座名山修行了很多年吧，他應該早已成為山的一部分。祿哥說，等我回了老家上了山，他要把道士介紹給我。很慚愧，我一個武當山的子民，竟然對道教一知半解，皮毛都不懂。但一個道士在雪山之巔打坐入定，是我更想看到的畫面。那時的道士，頭頂高盤的髮髻或許夾雜着細長的雪，黑色的布靴和一身藏青色的道袍，必定積滿了空中飄來的雪花。身後積雪覆蓋的百年古松，偶而也會不時地饋贈他一些，悄悄放在他消瘦的肩膀上。但他並不在意，他與武當的雪融為一體已很久，宇宙時空都在他不動如山的身姿中神遊。

我和祿哥認識了有些日子，始終未得機會見面。我知道，我與他的道士朋友相識的日子也遙遙無期。因為我已經好幾年沒回鄉，更沒機會登上武當山。飛雪中的武當山，記憶中該是二十年之前在家鄉做媒體記者上山採訪時見過吧，可惜對雪的形狀已模糊至極，雪中遇到什麼人也毫無記憶。只記得自己那時還是一個熱血激情抱負宏圖的青春少年郎。自從離鄉到外地謀生，就與武當的雪再無交集了。

這世上，與任何一個人、一座山、一座城、一場雪相遇或再會，都不是隨隨便便的事，要積攢足夠多足夠深的機緣。

自然，我也明白，即便一些地方一些城市並未下雪，一些人早已遠離，一些事已消散，也無妨，很多雪會下在你心裏。無需身處高山與深林，只要你心裏有雪，想下的時候，它隨時就會簌簌而落，不分節氣不分晝夜不分場地。如今，有些雪已墜入隱塵，有些雪還在雲端孕育，有些還在蒼茫空域裏遊蕩。每個人，最終也只是一片雪，在時間的長空裏滑過。每一片雪在空中滑翔的痕跡，是我們用盡一生的努力。

正有些許感傷，祿哥發來微信說，家鄉的五弟自家每年都釀房縣黃酒，已請他快遞了兩大桶給我，剛發貨。看着快遞信息截圖，我又笑了，看來，在下一場雪來臨之前，就能喝到家鄉人釀的美酒了。那酒裏，應該有家鄉大雪的味道吧。

孤獨的心

英倫漫話

江 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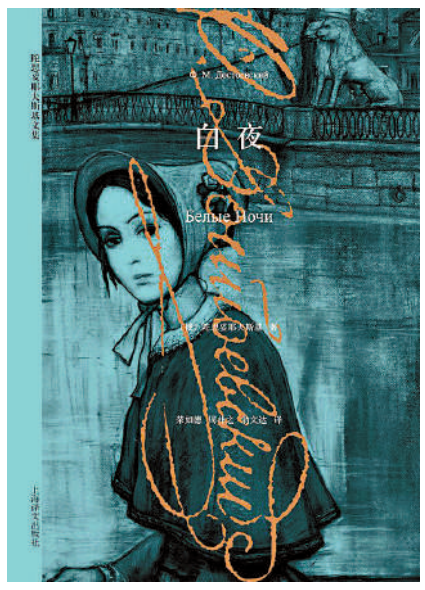
在英國，每年經典小說熱門榜都有規律可循，珍·奧斯汀的作品總是名列前茅，然後《人鼠之間》《動物農莊》《簡·愛》等名著都榜上有名。但近兩年情況有了變化，一些意想不到的冷門小說脫穎而出。

以去年為例，十九世紀俄國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鮮為人知的中篇小說《白夜》，成了最暢銷的經典作品，在英國的銷售量超過十萬冊，對於電子化時代的今天來說，紙質書能賣出這個成績已相當不錯。單從情節來看，該小說平淡無奇，只是講述了一個充滿痛苦的愛情故事，年輕的男女主人公連續兩個晚上在聖彼得堡的一座橋上相遇，男子的愛得不到女方回應，女方則因為自己真正愛的人突然消失而感到絕望。男主人公與女子相處時的愉悅，始終被這段不可能的情感所困擾，字裏行間瀰漫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特有的憂鬱。

今年又誕生了一部意想不到的暢銷書，即土耳其作家薩巴哈廷·阿里在一九四三年創作的小說《穿皮草的麥當娜》，該書於二〇一六年由企鵝出版社首次翻譯成英文出版。這部從未引起外界關注的作品，從年初以來銷量飆升，在英國售出近三萬冊，甚至超過了《傲慢與偏見》。和《白夜》頗為相似，該小說也講述了一個令人心碎的愛情故事，背景設定在柏林，一位年輕的土耳其男子愛上了一幅畫中的女子，隨之而來的是恐懼、罪惡感和悔恨的漩渦。

如果對比兩部小說，會發現它們有一個共同點，即書中的故事都充滿了所謂的「存在主義焦慮」，而且注定了主人公幾乎沒有圓滿結局的可能，這顯然不是傳統暢銷書的標配。那麼，這樣不討喜的題材卻受到追捧，究竟是為什麼？在英國文化學者哈里森看來，一個明顯的答案就是：我們的閱讀反映了我們所處的時代，而我們正生活在一個動盪的時代。以《穿皮草的麥當娜》為例，其講述的是一個發生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經濟動盪時期的故事，它為何不能吸引那些身處二十一世紀二十年代經濟動盪中的讀者呢？他認為，這些小說「寫於改變或動盪的時代，它們探討的是當周圍世界變遷，那些曾經篤信的事物不再成立時，你該如何生活？」在《白夜》中，每一位擦肩而過的戀人，都在經歷着失去摯愛或者自以為深愛之人的痛苦。

那麼問題來了，這兩部小說的讀者群又是哪些人呢？根據網絡調查顯示，小說在以青年人為主的社群媒體尤其是在TikTok上，獲得了極高的關注度。擁有數百萬粉絲的英國網絡名人愛德華茲在他發布的一則TikTok影片中盛讚《白夜》，並解釋了這部中篇小說究竟有何魅力吸引他，「儘管它寫於一八四八，可我簡直不敢相信它讀起來如此現代，因為這本書探討了渴望愛與被愛的主題，給人一種不過時的感受。」有讀者形容，《白夜》是「我讀過的最能引起共鳴的愛情故事」，它「不僅僅是一本書，也是我靈魂的窗口，會伴隨一生。」



◀陀思妥耶夫斯基著《白夜》，上海譯文出版社。

有學者認為，除了愛情這個永恆的主題，小說的陰鬱也是吸引年輕人的地方。這兩本書道出了青年人尤其是網絡族，在成長過程中普遍存在的強烈孤獨之感，特別能引起共鳴。正如美國作家詹姆斯·鮑德溫所說，「你以為自己的痛苦和心碎是前無古人的，但當你開始閱讀時，你會發現並非如此。」而讀者看完這些小說後，會深有同感。從文學角度來看，小說中的孤獨描寫並不晦澀難懂，如同哈里森所言，書中的情感糾葛「被包裹在一個通俗易懂、引人入勝的愛情故事之中」，這非常符合青年人的口味。

事實上，去年以來登上熱銷榜的類似小說還包括：日本作家太宰治講述一個男人用玩世不恭的外表掩蓋內心的痛苦的《人間失格》；丹麥作家托芙·迪特列夫森以既陰鬱又優美風格寫出的回憶錄三部曲《童年》《青春》和《依賴》，以及匈牙利作家阿戈塔·克里斯托夫用殘酷而冷峻筆觸獻給讀者的《我不在乎》等等。這些書中的故事都是號稱具有「永恆意義的冷峻寓言」，正如文學評論家所說，只要讀者繼續認為社會中的黑暗最好用藝術中的黑暗來照亮，那麼人們對存在主義文學的熱情就絲毫不會減弱。

如何打造文旅地標

黛西札記

李 夢

近日小遊長沙，慕名再訪橘子洲頭。

如今雖是長沙旅遊淡季，景區仍遊人眾多，尤其是毛澤東青年藝術雕塑廣場上，人潮湧湧，絡繹不絕。三兩好友偕行，或一家大細齊出動，不少人手舉小幅國旗在雕像前合影，感悟青年毛澤東在《沁園春·長沙》中抒寫「問蒼茫大地，誰主沉浮」時的高遠與闊達。

橘子洲歷史頗久長，早於唐代「詩聖」杜甫詩中已有記載，後來宋代大儒朱熹與友人往來湘江，也曾在橘子洲停駐。至二十世紀初，清政府開放長沙為商埠，開始有英、德等外國僑民來到橘子洲上居住，建成不少領館、公館和私人宅邸等，有些古建活化後沿用至今。二十多年前，橘子洲開發為旅遊景點，至二〇〇九年，長度八十三米、寬度四十一米、高度三十二米的毛澤東青年藝術雕塑落成亮相，此地愈來愈成為紅色旅遊的熱門景點。我們到訪當日，便見不少學校師生來此參觀，體悟偉人青年時代的熱忱與理想。

二〇一六年，橘子洲景區一度因環境差、存在安全隱患等原因，被國家旅遊局撤銷5A級景區資格，此後經整改，搬遷了遊客服務中心，並優化景區內硬件設備等，一年後重回5A景區之列。今次我們再訪，確覺變化不小：景區內已禁止機動車通行，所有遊客均需乘搭公共交通或步行進入景區遊覽，景區內遊覽時可乘搭電動小火車，以提升空氣質素；景區門口及內部各景點，均設有便利店、飲水處等，還有不少志願者熱情為訪客答疑解惑；不少百年歷史的紅磚古建築改造後，或用作餐廳，或打造為品牌書店，於時光流轉之間，尋找歷史與當下勾連的靈犀一點。

當日午餐的西餐廳，曾經是一間有百年歷史的法式洋樓。餐廳旁邊的紅磚建築，亦有長沙網紅茶飲品牌和連鎖書店品牌入駐。

書店所在的建築是美孚洋行舊址，兩層小樓設旋轉樓梯聯通，窗多明亮，窗外綠意滿眼，草木可親，在此駐足，看書，把玩文創，或一杯咖啡悠閒坐在窗邊，都愜意無比。書店開在此樹木葱蘢的環境，二者可謂互相滋養，讓身在其中的人們流連回味。

如今的橘子洲景區，匯聚歷史、文化、藝術、閱讀和創意等眾多元素，加之社媒平台的持續宣推，熱度始終不減。這個打造城市文旅地標的成功案例，同樣可為香港文旅從業者借鏡。香港各區皆不乏歷史悠久的景點（有些仍待開發或進一步善用及規劃），也從來不缺乏創意和藝文人才，若相關部門合理統籌及支援，必能有所施展及發揮。

▲湖南長沙橘子洲景區內有不少活化古建築。 作者攝